

军旅影视剧创作的嬗变与拓新

■张子扬 王亮

众之广泛,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既是对当下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全面检阅,也是对受众的理想观念和价值观的有力培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峥嵘岁月,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青年才俊通过高蹈的理想信仰和坚韧的革命奋斗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并且最终改写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才可能有《开天辟地》和《中国1921》这样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红军井冈山会师这样一段风云际会的革命历程,才会出现电视剧《日出》和《东方》;正是因为中国工农红军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长征奇迹,才会有产生持续影响的电视剧《长征》。进入新时代,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在重大革命历史、战争历史这座富矿中,还有太多空间和素材值得持续用力挖掘、探索。这个话题看似老生常谈,实则蕴含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再次,深化国防和部队改革正在进行。人民军队经由全方位的改革浴火重生,各个方面,都在经历或已经展现出新的变化和风貌,而这些新质变化亟待军事题材影视剧去反映和表达。在这里,我仅举一例,那就是曾经创造收视热潮的电视剧《第五空间》。尽管和当下拉开了一定距离,但是从创作的角度看,其成功的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第一是新的励志视角。《第五空间》讲述了一批年轻的飞行员在军校学习和成长的故事,在当时取得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收视率和收视份额均创新高。这部电视剧凭借独特的励志视角和精彩剧情赢得了大批年轻观众的青睐和共鸣。在《第五空间》之前,2000年,电视剧《突出重围》的播出可以视为一个关键节点,此后催生了一大批以演习为主要内容的军事题材电视剧作品。那么,以《第五空间》为标志,军旅青春叙事带动引领了又一阵时尚,前不久热播的《空降利刃》等作品,正是这一时尚潮流的延续和深化。

第二是新的题材内容。《第五空间》当年播出时,与其他的电视剧在题材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第一部以陆军航空兵为表现对象的电视剧,也是填补空白之作。陆军航空兵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兵种,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样的题材极大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

第三是新的受众空间。现在回过头看,《第五空间》在当时确实打破了军事演习的常规叙事套路。导演张鑫也说,“这个戏在形式上揉入了青春偶像剧的风格模式,更注重于青春励志、军人偶像,是一部轻松幽默又内涵丰富的青春励志戏。”当年的年轻受众,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中年,而当下电视剧的观众年龄层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创作者需要更多地考虑90后、00后甚至是更年轻的受众们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方式,自觉使用更加新颖、更加年轻化的艺术形式、叙事手法以及视听语言。

未来,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乃至这个行业的突破口在哪里?我们认为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内容方面。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之相关的题材也就必然成为社会和行业领域的“爆点”。在网络传播平台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承载主旋律、正能量的视频内容。过去按照传统的观念,被认为是冷门的內容,往往会“出乎意料”地受到热捧,这是一个值得创作者深入思考、持续跟踪的新现象。

其次,是知识产权的运营应用方面。前两年大家都在讲影视剧的多次改编与开发,但是现在的一些作品也证明了,不是所有的项目只要挂上“IP”,就一定有流量,就一定是好的项目。但是“IP”的这种影响力和感召力,以及创作的系统性是不可忽视的。尤其需要突出创作的系统性。其实,续集是一种强调技术含量、研究基础的创作方法。像《变形金刚》等作品,剧中的主人公是超现实的不死之身,而续集也像是“不死之身”,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吸引受众的关注并赢得他们的喜爱。这种创作和生产方式和我们之前的很多惯常做法不同。以往我们的影视剧作品,续集往往是一种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这导致续集的质量往往越做越差。而一些制作精良的超级英雄“IP”的创作生产,往往能够持续数十年,影响几代人,产生难以估量的经济效益和精神价值。

再次,是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在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内容,其拍摄往往需要大体量的特殊场景作为支撑。现如今,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影视城的建设发展已经形成相当规模,而且其中有一些影视城在国防教育领域,发挥了很好的功能,有的还专门设有国防主题公园。有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影视城可以以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的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影视城也可以凭借类似“国防主题公园”的良好运营,支撑甚至反哺军事题材影视剧的拍摄制作。

再次,是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在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内容,其拍摄往往需要大体量的特殊场景作为支撑。现如今,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影视城的建设发展已经形成相当规模,而且其中有一些影视城在国防教育领域,发挥了很好的功能,有的还专门设有国防主题公园。有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影视城可以以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的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影视城也可以凭借类似“国防主题公园”的良好运营,支撑甚至反哺军事题材影视剧的拍摄制作。

再次,是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在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军事题材影视剧创作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生活内容,其拍摄往往需要大体量的特殊场景作为支撑。现如今,在全国范围内,不少影视城的建设发展已经形成相当规模,而且其中有一些影视城在国防教育领域,发挥了很好的功能,有的还专门设有国防主题公园。有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影视城可以以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的功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影视城也可以凭借类似“国防主题公园”的良好运营,支撑甚至反哺军事题材影视剧的拍摄制作。

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评王蒙长篇小说新作《笑的风》

■孟繁华

佳作快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王蒙的小说《笑的风》,原本是发表在《人民文学》的一个中篇,后被多家杂志转载。王蒙说,“写完了却没放下,出现了一个在我写作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发表后的小说又把我自己‘抓住’了。”于是,他又花了两个月增写了近五万字,一次次摆弄捋理了全文,最终成为现在的“升级版”。或者说,《笑的风》有中篇和长篇两个版本。

长篇小说《笑的风》(作家出版社2020年4月)是一部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小说时间跨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2019年,通过傅大成的人生阅历,写了乡村、城镇以及北京、上海等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他写了爱情、婚姻,写了文艺,更

写了时代。因此,这是一部内涵丰富且有新意的小说。傅大成的爱情和婚姻,按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够得上“一波三折”。十七岁的高中生傅大成在夜晚回宿舍的路上,“听到了一缕春风送来的女孩子笑声”,傅大成在情感方面隐隐约约地开了窍,后来他经历了两次婚姻。傅大成是文艺青年,他的才华和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春天而迎来了新生。他因文学上的造诣成了时代的宠儿,也就有了日后的北京、上海乃至欧洲之旅。傅大成的爱情、婚姻和文艺道路,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笑的风》既是小说,也是“大说”。王蒙的小说创作,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直到《笑的风》,人物的个人命运都是时代风云际会的一部分,作品也都深切地反映了社会现实,随着时代的主潮而脉动。

事实上,《笑的风》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并没有多么特别之处。我觉得小说真正出彩或让人震撼的,还是王蒙的写法。个人经历未必体现个人选择的自由,如何书写个体生命的经验或心路历程,考验的是作家的视野、思想和笔力。《笑的风》写的是时代之风,是作家的心灵和精神之风。无论作家还是普通人,真正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随处刮来的就都是“笑的风”。小说写了生活的辩证法,一切的获得,也都有另一面的失落,一切的留恋当中也有困惑和心得。因此,小说更重要的可能是没有书写的部分。得中有失,失中有得,代价中有获得,留恋中有失落。

王蒙说:“一帆风顺带来的是更大

苦恼,走投无路说不定造就了一往情深,如鱼得水。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 忘大发了会不会得抑郁症? 发大发了也会有后患,磨磨唧唧起来您反而踏实? 历史带来的故事可能是云山雾罩,也可能是一步一个脚印,越舒服您越危险,越胜利您越困难,新进展必有新挑战,新名词必有新做作。写起故事来只觉俯拾皆是,再问问有没有更大更妙的可能,既有如实,岂无如意? 有没有更精彩的结果,有没有更动人的梦境,有没有更稀奇的平淡与更风光的大播大摆,更深沉的回忆与更淋漓尽致尽致的温情,山那边老农的话,迸出火星子了没有? 更疼痛的按摩与更甜蜜的伤口,更不能拒绝的召唤……”《笑的风》可以说是“八面来风”,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小说中流淌的豁达、从容和不为所动的风范,应该是最感人的。比如到了新世纪,“杜小娟的小长篇《解蛋记》发表了,大成很激动,文坛反应平平,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突破,见新不新,见怪不怪,各领风骚三五天罢了。”说的是对小说或名利的态度,也可以引申为对人生荣辱沉浮的态度。在接受采访时,王蒙坦言小说也可以叫做《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首先是假设,即便真是如此,那么,接着诗人告诉我们的: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诗人要说的还是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而不是怨天尤人的仇怨或抱怨。那么,王蒙说也可以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当小说题目,我们也就大体理解了她的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王蒙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事实上,任何作家的故事、人物甚至讲述方式,都密切联系作家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就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王蒙从当年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到去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时光荏苒,但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没有变。

“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这是唐代诗人李颀赞赏书法家好友张旭的经典诗句。说张旭一时的诗兴大发,在白墙上写诗,挥笔自如,疾如流星。因此唐代三绝有“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一说。借用李欣赞赏张旭的诗形容王蒙《笑的风》的写作风格,恰如其分。《笑的风》一如张旭的狂草,天马行空信笔由缰,忽而如狂风大作,忽而如涓涓细流,黑云压城是怒不可遏,阳光明媚是风花雪月,笔走龙蛇是无法之法,从天而降亦有迹可循。就是这洋洋洒洒的话语之流,形成了王蒙多年未变的属于自己的小说风格。布封说“风格即人”。风格是作者全部智力机能的融合与小说产生出的审美感染力,是作者精神面貌的一种体现。说《笑的风》如张旭狂草,但作家王蒙并非狂放不羁。他语言的狂放,亦有节制。进一步说,是在收缩自如间,所到之处是恰到好处,而不是无所顾忌一泻千里。这就是“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特聘教授)

拓展军旅雕塑的表现空间

——对话青年军旅雕塑家郎钺

■刘红

谈艺观象

深度对话,解读现象

恢宏沉静,诗风浩然。每次观看郎钺的雕塑作品,总有一种暖意在涌动。不论是对英雄的礼赞,还是对生命的凝思,抑或雄浑壮美的铁血、细腻婉约的抒情,郎钺总能以细腻的情感、文学性的塑造语言将对生命的探索注入冰冷的材质,并赋予其温情与诗意,提升了表现对象的思想深度与美学高度。郎钺的艺术风格多样,其雕塑作品尤重形式美感,他一方面承袭了现实主义严谨理性的造型技法,追寻静穆高雅的经典美学精神,于内敛之中见功底;另一方面在创作中融入写意风格,以形写神,突出或映衬人物形象。透过《前赴后继》《星火燎原》《南下》《大漠驼铃》《孙武子》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极为扎实的技法功底、对雕塑本体的深刻认识以及对雕塑语言的不断探索和拓展。

雕塑艺术看似孤绝疏离,然而在冷冽的质地下,却涌动着艺术家的激情。郎钺说,他的创作状态属于慢热型,正是这种理性,让他在不同主题面前能够游刃有余,保持一个自由的创作状态。凝视他的作品,我仿佛看到在工作室幽微的灯光下,神情专注的郎钺用一把刻刀,与古今中外人物对话、与灵魂低语,在中华民族沉雄博大、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上,为时代写神造像。

郎钺说,他的创作状态属于慢热型,正是这种理性,让他在不同主题面前能够游刃有余,保持一个自由的创作状态。凝视他的作品,我仿佛看到在工作室幽微的灯光下,神情专注的郎钺用一把刻刀,与古今中外人物对话、与灵魂低语,在中华民族沉雄博大、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上,为时代写神造像。

刘红:作为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文艺创作室的创作员,你认为雕塑如何介入重大题材创作? 雕塑的材料在创作中又处于怎样的位置?

郎钺:雕塑艺术天生就具有一种永恒的纪念性与凝固的厚重感,这种特质使得雕塑更适合表现历史上那些值得纪念的重大题材。尽管一个雕塑无法像纪录片一样完整地呈现历史,给人讲明白一个故事,或给人看到全景式的震撼画面,但雕塑可以通过最感人、最有代表性的造型语言来浓缩历史、反映历史,使人产生联想和思考。我认为,雕塑带给人的,是最直接的视觉冲击力,它通过形体就能瞬间带动人的情感。像歌曲一样,即使没有歌词只听旋律,

就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悲伤、欢快、平静、振奋等情绪。把造型语言表达好,进而在内容和主题上含蓄点题,就可使观者达到对题材深层次的情感理解与共鸣。当然,要表达好,除了造型、技法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雕塑的材质语言,它是作品得以表达的介质,也是雕塑创作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不同的材质有着不同的颜色、肌理和质感,这些都可带给观者不同的情绪感受。传统雕塑所常用的材料一般包括金属、石材、木材、陶瓷四大类。随着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树脂、玻璃、橡胶和各种软材料。今天,其实我们所有能想到的材料,都可用来进行雕塑创作。一个高水准的雕塑作品并不需要在材质运用上刻意追求新奇,但一定要找到与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最为切合的材质。

刘红:与画家相比,雕塑家的创作状态是不是更趋于理性?

郎钺: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雕塑的创作状态是一个理性与感性交替切换的过程。雕塑艺术更善于象征和抒情,这一点很像是文学中的诗歌。诗歌通过词句中蕴含的意境和意象来讲述

故事、表达情感,甚至探讨哲学问题;而雕塑则是通过典型形象和瞬间的局部意象来表现宏大的主题和细腻的情感。因此,雕塑的构思更需要如诗歌飞扬的情感和瞬间的感动,所以我在进行雕塑创作的最初,一定是从感性切入的,一切思考和资料的搜集,都要内化为一种内在的情感,以此来触发创作灵感。从这个角度说,感性之流不能淡化,而是需要加强的。但另一方面,当完成了初期的构思之后,就需要理性思考如何将最初的设想加以呈现。因为雕塑是极具具象的工程,其中不仅包括材质、承重、表面效果、体量尺度等物理问题,如果是大型雕塑,还要和建筑设计一样考虑风险系数、运输安检等程序。雕塑也因此被称为美术领域的“重工业”。拿雕塑尺寸来举例,雕塑的尺寸增加一倍,体量要增加8倍。有的构图方式在小稿上可以实现,而尺寸做大后,则会出现承重的问题。所有这一系列环节中只要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就需要改变,甚至推翻方案。所以雕塑创作又不得不非理性。因此要创作出优秀的雕塑作品,必须是理性和感性兼备,还能够创作阶段不断交替切换。

刘红:我注意到,近年来在《星火燎原》《共赴国难》《郑成功》《额尔古纳河畔》等一系列创作中,你有意识地运用了写意手法,进一步拓展了军旅雕塑的表现空间,强化了雕塑的表现深度和力度。

郎钺:将写意思融入雕塑艺术,进而物化为技法形式语言,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形态的夸张意象,二是形体凹凸隐显的质感意象,三是人物瞬间神态的意象,四是带有“未完成感”的模糊意象。写意精神所强调的模糊性,给作品增添了动感要素。当写意思融入军事题材的雕塑创作后,外在肌理的变化会带给作品更强烈的力度感,也能够让作品充满“意在言外”的豪迈气概与历史沧桑感。近年来,我在创作中进行了诸多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我坚信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所有付出和尝试都会有意义。

刘红:军旅雕塑如何展现改革强军进程中军队和军人的新风貌,是一个新的课题,对此你有怎样的思考?

郎钺:我想,无论现实生活、表现对象如何变化,军旅雕塑创作的高标准、高要求不能变,只有真正经典的高水准艺术才能打动人心,才能更好地为部队服务,真正达成感染人、塑造人的艺术功能。



《大漠驼铃》

(雕塑)

郎钺作

长征

第4867期